

□胡亮



陈东东

陈东东面对着两个海，与此同时，也面对着两个上海。

两个海怎么讲？东海也，爱琴海也。“要让纸鹤们认清清流”。

可参读《旅途寂寞里读几首宋诗》和《买回一本有关六朝文人的书》。

两个海都是诗人的心脏，换句话讲，他有两颗心脏。一颗心脏，引导诗人经两宋回到六朝。

可参读《旅途寂寞里读几首宋诗》和《买回一本有关六朝文人的书》。

可参读《从十一中学到南京路，想起一个希腊诗人》和《诗人普宁在巴黎过冬》。

东海，只有龙王；爱琴海，才有海神。当诗人写出《海神的一夜》，写到海神的蓝色裸体、三叉戟和他的夜生活，我们应当晓得，西风已经压倒了东风。

有的读者——比如柏桦先生——可能会提出不同的看法，并举出《独坐载酒亭》。

陈东东的本意，却恰好相反：山高，月小，苏轼有苏轼的诗句，我有我的眼睛——当然还会借用埃利蒂斯的眼睛。

埃利蒂斯——通过李野光先生译出的《俊杰》——给诗人带来了什么礼物？神话，还有超现实主义。

超现实主义各要素，比如幻觉依赖，比如吃语，比如潜意识和自动写作，在陈东东这里，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。

“将近结束的时候，写作才变得明确、坚定，并且成形了。它对于开始

会是个惊奇，运气好的话，则是惊喜。”陈东东与柏桦的分野，至此豁然开朗，后者醉心于“汉语”，前者则痴人说梦般地锻造着“现代汉语”。

然而，不是超现实主义，而是埃利蒂斯，给了诗人“几乎是一辈子花不尽的银子”。陈东东可以超现实，可以超验，可以唯美，也可以形式主义。“想象力的重要性永远要大于思想、主题、情感、经验、洞察力、分寸感、创新意识或革命性。”

可参读《雨中的马》《远离》和《形式主义者爱箫》。

可见，对诗人来说，种种主义，都是色彩，种种色彩，皆非困囿。这是两个海。

两个上海怎么讲？眼前之上海也，心中之上海也。

前者乃是现代的、肉体的、空间的上海，医院、工商银行、游泳池、玻璃或运水卡车的上海。后者则是前现代的、灵魂的、时间的上海，旧梦、逸闻、寓言、传奇、幻想、春风沉醉或作为某种遗址的上海。

1986年，诗人离开十一中学，调入工商联，就从现代的海转到了前现代的上海。

是的，他的复古的办公楼，既有柱廊，亦有回字楼，位于黄浦江和苏州河之间，怎么说呢，往往也位于现实、历史和隐喻之间。

钟鸣先生曾造访这栋办公楼，并写出《走廊》，“如果有什么使别人坐立不安，那肯定是他枯坐”。

陈东东也写出《回字楼》，“广场的大理石覆盖着地下金库，那里面贮满了金条、银元、英镑和鸦片”。

诗人已经恍惚，钟鸣则戳破了他的孤网与深心。是的，陈东东的写作，就是要用“传奇”敲碎那无穷而轻薄的“玻璃”。

两个上海吵起来啦，诗人手无寸铁，却平静地进入了那个眼看就要输掉的阴影浓重的上海。

钟鸣称陈东东为“都市形式主义诗人”，实则呢，当诗人面对两个上海，其“形式主义”，反而被“都市”冲缺了堤岸——这倒是值得尤其注意的现象。

是时候了，借助两个海，两个上海，我们已经可以辨认出陈东东的矛盾：一方面，他借埃利蒂斯校对了古典；另一方面，又凭前现代反对了现代。说矛盾，也不矛盾，诗人就需要这样的相互勒紧的轭头。

### 夏日听蝉鸣

□何一东

旅途途中，美食令我大快朵颐，美女使我眼睛一亮，美景让我放声吟哦。这或许都是司空见惯，不足为奇。而在夏季的森林，听蝉儿鸣噪，却另有一番味道。

那年盛夏，我和好友川平上峨眉顶，需要一天时间。我俩开始还雄赳赳、气昂昂，川平还不时引吭高歌。但随着时间的延长，我们的步伐愈来愈缓慢，汗如雨下。在路边休憩时，我听到响亮的蝉鸣，此起彼伏。

科普一下，其实，雄蝉才蝉鸣。这家伙每天唱个不停，是为了吸引雌蝉来交配的。此时，我童心大发，站起身来，去观察树上的蝉儿。果然是深山之蝉，无人惊扰，也就胆儿大，不像城市树上的蝉躲在树干上部分，而是树干上树干下都有。这蝉个头不大，颜色偏绿，叫声响亮。我发现雄蝉的下方，都有一两个雌蝉。雌蝉比较警觉，我悄悄上前抓了两次，它们都飞走了。

终于在一棵树上抓到一只雄蝉。这家伙不甘束手就擒，嚷嚷得厉害。我和川平继续前行，这蝉儿捏在手上，算是醒酒提神。这时，后面来了位姑娘，模样清纯，有点像大学生。她们被蝉吸引，停下了脚步，其中一位说：“哎，蝉子！叫声好大呀！”另两位也走拢来，细端详，一位姑娘笑道：“我小时候捉过蝉，多好耍的。”

见有美女围观，我也来了精神，把蝉儿的一侧薄翅捏着悬空，蝉以为有机会逃跑，扑腾叫得更厉害了。几位姑娘也笑得脸若桃花。我把蝉递给一位高挑姑娘：“同学，来，送给你。”姑娘大着胆子伸手去摸蝉，蝉受了刺激，又拼命嚷嚷，还从腹部分泌射出一些液体，吓得姑娘赶紧后退。另一位姑娘说：“哥，你太放肆了吧，挺可怕的。”

我递给姑娘：“好，你放生。”姑娘迟疑了一下，小心翼翼接过蝉，往空中一扔，那蝉惊魂未定，又高声叫了一下，便朝树丛中飞去。姑娘高兴高采烈，朝我们挥手道再见，蹦蹦跳跳而去。

后来，很少再这样和蝉亲密接触。到了夏季，听蝉声已习以为常，可谓无蝉鸣而非夏天。

最近一年之夏，我们一家三口到大连去玩。我们登上大连棒棰岛后，沿小路而行，这里蝉子特别多，噪声震耳。在著名的棒棰岛宾馆附近草坪的树上，我听见许多蝉儿在比赛一般的高唱。看来，昆虫世界，求偶也是费尽心思。儿子兴趣来了，喊我和他一起捉蝉玩。老夫聊发少年狂，我欣然应允。

这儿的蝉个头不大，精气神十足，而且基本都在树干下面，很好捉。雄蝉们翘着屁股，声音此起彼伏，完全沉浸在吸引雌蝉之中。不到半小时，我捉了十多只蝉。

蝉们在塑料袋里扑腾叫，吸引了不少小孩的眼球。一位妈妈牵着七岁的儿子来围观：“先生，你太厉害了，逮了这么多蝉，我老公一只也没逮着！”我从塑料袋里抓出一只，递给她儿子，小家伙很高兴，拿着蝉当宝贝一般。立马又围上几个小朋友，都向我伸出了小手。儿子也很大方，一分给他们。一个小女孩刚拿到手，一不小心，蝉就飞了，她一下哭了起来，儿子又递给她一只，小女孩破涕为笑。

看着剩下的七八只蝉，儿子说放了它们吧，本来也是捉了玩的，肯定要放。儿子打开塑料袋，往外一抖，蝉们吱吱叫着，朝四面八方飞去，继续下一轮幸福“约会”，哈哈，自由真好！

### 雨中登瓦屋山

□高翎

瓦屋山在哪里？在我的老家，四川盆地西边的洪雅县。秦汉时期，因为山中产铜，泛称为铜山。《史记·佞幸列传》《汉书·邓通传》有载。至宋代，苏轼《寄黎眉州》“瓦屋寒堆春后雪，峨眉翠扫雨余天”，让瓦屋山之名，广播神州。明代，四川巡抚赫卫则立碑“建吕仙祠”，盛赞瓦屋山是蜀地“仙山”。

一个“仙”字，道出瓦屋山超凡脱俗，有一种不同于其他名山的神韵。仙山瓦屋，我心向往。然而，长期从军在外，年过半百，尚无缘登临。今年春才有机会前往采风，我得以偿还夙愿。

冒雨登上瓦屋山顶，雾气浓重，四野茫茫。眼前，却草木蓊郁，如梦如幻。空气无比湿润清新，深深吸一口气，五脏六腑顿时洗净凡尘，神清气爽。沟壑山坡，古木林立，冷杉、云杉、红杉、天师栗、四川润楠等，粗大的树干上长满毛茸茸的泥炭藓，透着沧桑仙韵。林中不时可见一些醒目的目标：观鸟最佳地，黑鹿出没地，熊猫实拍地等。可以想见，这片秘地仙境，不仅是人类的至爱，也是动物的乐园。

山顶上是高山杜鹃花的世界。悬崖边，山坡上，溪流旁，箭竹丛中，还有大树的枝杈上，雾气散处，杜鹃花立刻映入眼帘。或红，或粉，或白，或高或矮，或大或小，或密或疏，层层叠叠，五彩缤纷。三四百年前，明代诗人张维斗便在《瓦屋山赋》中对此叹为观止。“炫晓霞之晕艳，剪天女之纤裙。托根无着，令人忆望帝之猩魂。”他笔下一个“炫”字，一个“剪”字，一个“忆”字，画龙点睛，瓦屋山杜鹃绽放之灿烂，跃然纸上。

山腰的珙桐花也盛开。珙桐树被人们亲切称作“中国鸽子花树”，被誉为“植物熊猫”，是第四纪冰川遗留珍稀植物。我对鸽子花并不陌生，在四川盆地周边山区，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它的身影。然而，像瓦屋山这么集中，这么大片，这么与漫山杜鹃争奇斗艳，并不多见。鸽子花洁白玲珑，掩映在绿叶之下。山风吹来，方才崭露头角，像一群群白鸽，展翅欲飞，为瓦屋仙境平添一种灵动。

雨中瓦屋山的主角，是瀑布。丰沛的降雨，山顶平台保存完好的植被，让瓦屋山成了一座水山。据统计，瓦屋山上有108个泉眼，81道瀑布，72条溪涧，36处洞穴，9条小河。我们采风期间，持续一周多的阴雨，更是让瓦屋山到处滴水。一条悬挂大瀑布，愈加磅礴壮观。

我们从钱窝子步行至双洞溪，近距离观赏了三星瀑布和大法瀑布。两大瀑布分别来自于山顶的鸳鸯溪、鸳鸯溪。潺潺溪流从数百米高的悬崖奔腾而下，撞在坚硬的岩石上，轰然迸溅，如花，如玉，如珠，声如雷霆，充满一往无前的洪荒之力。

两天雨游采风，云中穿，雾中行，双腿酸痛，我们依旧兴致不减。只是未能一睹瓦屋仙山的金貌，让我们心存遗憾，意犹未尽。

然而，第三天清晨，当我们踏上归程，瓦屋山突然在我们车窗外神奇现身了。云雾飘动中，先是露出东边一角，后是西边一角，然后隐约约约现出桌山轮廓。这就是陆游诗中的“山横瓦屋披云出”啊！我们在车厢里欢呼一片。

### 半山香榭半山井

□刁宽民

春到五凤，繁花似锦，风景如画。然而，对于五凤人来说，最让他们自豪和怀念的，是那些散落于大街小巷中的古井：传说的龙凤井，传奇的齐沿井（奇缘井），神秘的仙泉井，古老的绞子井。这些井，不仅是五凤人生活的一部分，也是古镇历史变迁的见证。

在众多古井中，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凤池边的半山井。这井，五凤先民称之为“仙人泉”“老人泉”，现在俗称“半山井”。

漫步凤池，垂柳依依，怪石嶙峋，茅屋轩榭，花重似锦。花柳下一眼木栏高台的绞子井格外显眼。

两百多年前，一群江西老表筭路蓝缕而来，选择在这沱江岸边行而居，但因地处山区和地质特殊，山涧缺水。于是，这里老乡每家每户就在河边“掘沙成坑，沉箩中取水”，用箩筐隔离水面杂质，再从箩筐中取水担回家。这样的水被当地人称为“箩兜水”。民谣中“吃的箩兜水，爬的石梯梯”，就是当时五凤先民饮水困难和生活方式的写照。而到洪水季节，这里连“箩兜水”都无法饮用。

当时，这里有一户周姓人家，家中有三个儿子，个个忠厚老实，只因当地缺水导致家境困难，老大老二几次相亲未果，错过婚期。老三生性聪明，乐于助人，媒婆多次提亲，姑娘都以各种理由拒绝。老三便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想办法改变这一现状。在他的带动下，村里的年青人跟随他四处寻找水源。半年过去了，一丁点水源都没看见。同伴们打起了退堂鼓，老三毫不气馁。一天，老三早早地出了门，在烈日下四处寻找水源，转悠了大半天，仍然一无所得，就靠在一棵大树下歇息。忽然，一长须慈祥老者出现在眼前，口中反复念道：“山嘴对山嘴，嘴下有口水，只见老者指指山，踪影地：‘天降甘露，地出醴泉’。老三正纳闷间，老人转瞬已不见踪影。老三大叫一声：“有水了！”喊声却将自己惊醒，发现原来在梦中。村中长者说这应是“仙人指路吧”，一语点醒梦中人，老三立即带领乡亲们按梦境所指搜索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真在山嘴下找到了水源，很快打出了一眼水井。几年后老三又带领年青人将村中的路疏通，方便出行。消息传到山外，很快有人托媒提亲，成全了老三一段美满的姻缘。

随着沱江航运的兴起，五凤码头的繁荣，五凤逐渐变成“移民的一方乐土”，“异乡人”前赴后继来到五凤，置地经商，修房造屋。有的建宗祠，有的兴庙宇，有的修会馆。来自江西的老表也在这半山腰修起了“江西会馆”，他们将各自的乡愁寄托于这方山水，“溪上高楼楼光腾五凤，吴西故国报赛聚同人”（馆内对联）。民国时期当地的乡绅又利用江西会馆创办“五凤女子学校”，每当放学后，一群女生鱼贯而出。故此，这里流传着“江西馆美女如云”的民谣。她们毕业后一般会前往简阳女中或成都女中读书，上世纪三十年代与哲学家贺麟同时代走出五凤的才女陈瑞梅（毕业于华大）曾就读于此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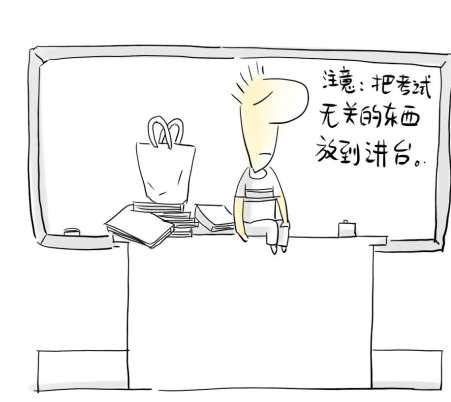


扫码上封面新闻 看旅游趣闻趣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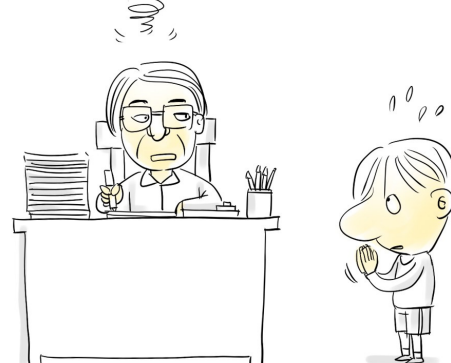
### 学习时代

□任成绘

每次老师说：“请把和考试无关的东西放到讲台上。”我就很想把自己放到讲台上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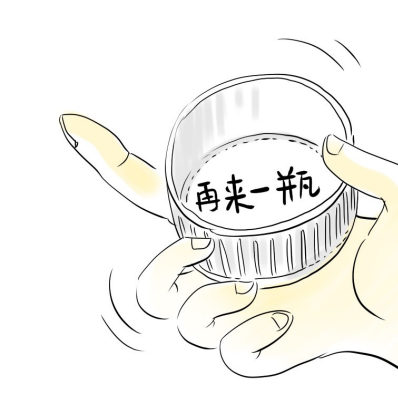
3分天注定，7分靠努力，剩下90分就靠老师了！



不要让一张答卷决定你的未来，毕竟高考有几十张答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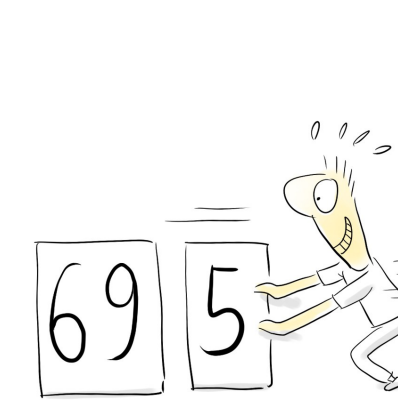
考试时“惠”不会写，兴奋地打开瓶盖，满以为“是”谢谢惠顾，居然是“再来一瓶”



高考不用太紧张，一回生二回熟



回想当年差五分上清华，录取线695，我考了69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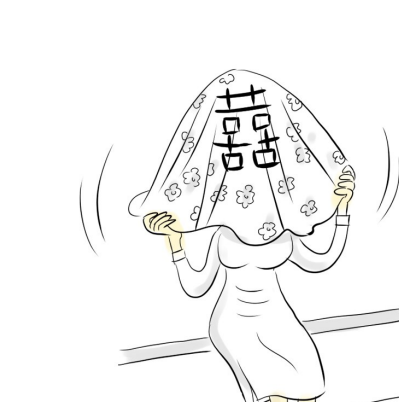
我喝酒是想把学习的痛苦喝死，但这该死的痛苦却学会了游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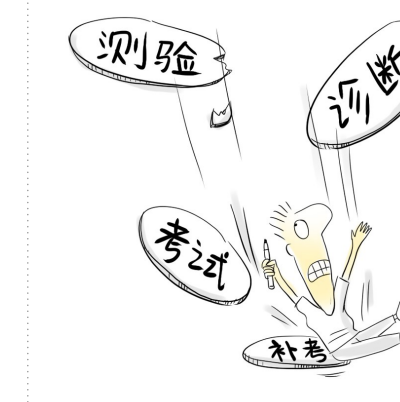
大学生生活，以为我只是颓废，进入社会才知道，我早已报废……



学生时期琴棋书画不会，工作后洗衣做饭嫌累，结婚前一定要伪装到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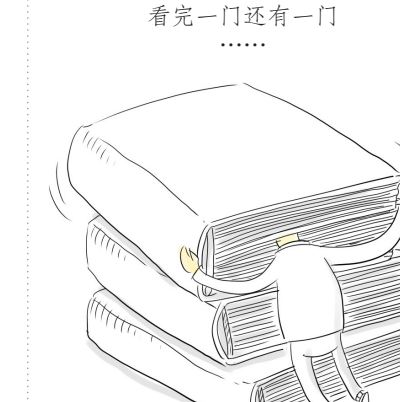
每次考试我都默默念叨：考试考不好不要紧，还有补考，补考再不行，还有重修……



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生与死的距离，而是快要考试了，别人在复习，自己在预习。



上午看的，下午忘，下午看的，晚上忘，看完一门忘一门，看完一门还有一门……



12 宽窄巷

行游漫画君 封面

2019.5.28 星期二

报料热线 028-86969110

上版：责编 叶红 版式设计 方雷 下版：责编 杨仕成 版式宜文 校对 廖焱伟

封面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新资讯